

袁敏《月光妈妈》

以爱为旗 所向披靡

□高洪波



本书作者袁敏是我相识几十年的同学和文友，她曾写过涉及教育领域的《蒜头的世界》《燃灯者》，再加上这本厚重的《月光妈妈》。袁敏用真诚的情感、持久的耐力、以及有温度的文字完成了这本具有特殊意义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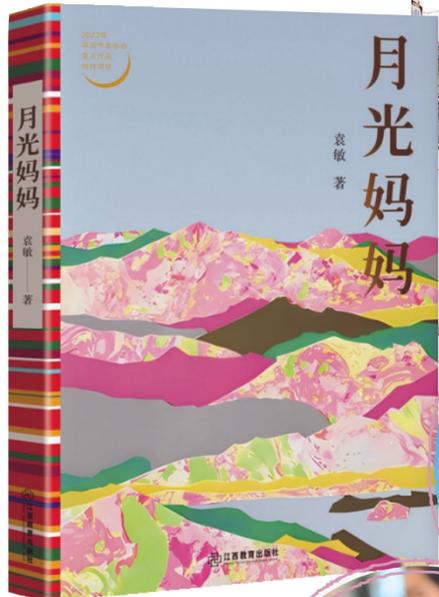
由这本《月光妈妈》我想起曾经用动物园中的动物比拟过作家的类型：比如批评家，属于啄木鸟型；诗人大多是高雅的，属于仙鹤型；散文家有点像梅花鹿；小说家像孟加拉虎，捕捉各种细节和人生感悟特别厉害；唯有报告文学作家，它属于凶猛的西伯利亚狼型，需要耐力追踪，才能把作品完成，袁敏就属于这种类型。

袁敏表现出的耐力、耐心以及和《月光妈妈》主人公高颖的心灵交流还有和藏族孩子们彼此的互动让我非常感动。我想起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句“爱像光一样静静地包围一切”，想起冰心老人的名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在读《月光妈妈》的时候，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弥漫在字里行间中的大爱。

可以用三句话来表达我读后的感受，第一是大爱无疆，慈善引领。书中可以看到月光妈妈高颖和300人的团队所做的事情，平凡中见高尚，琐碎里出境界，时间上显真诚，让人非常感动。第二是众生平等，民族情浓。我曾经在云南生活过10年，云南有26个少数民族，我也见过那些乡村教师和小学校园里的孩子，有相似的感觉，但《月光妈妈》让我更加感动。来自汉族地区的月光妈妈团队对民族地区的特殊关爱，体现出了浓厚的民族感情，在民族团结的高度上作出了极有意义的实践性引领。第三是有教无类，育苗成才。这八个字实际上是点题的，“教育扶贫，少年追梦”特别透彻地体现在这本书里面，袁敏为我们提供了一本中国当代乡村教育及民族地区教育的教科书。

作者袁敏与被描写者月光妈妈高颖，她们是彼此很熟悉和了解的朋友，这是我所看到的纪实文学中一个特殊的范例。她们互为角色，相映成趣。袁敏虽然是采访者，月光妈妈高颖是被采访者，但是呈现在全书文本中的叙述方式是互为角色。作家写故事，主人公补充人生的各个环节，比如月光如水照射大地，袁敏用节制的文字书写了跨血缘、跨民族、跨地域的特殊情愫，用文字融化了地域之间的文化隔膜。她追踪了14年，当时那帮懵懵懂懂的小孩子，现在有的成为诗人，有的成为研究生，有的想当法律工作者，这种巨大的变化给人一种特殊意义的感动。袁敏特别敏锐地把这些捕捉并准确地表达出来，这和她的多年编辑经历及文学创作实践大有关系，更表现出袁敏对《月光妈妈》这一特殊领域教育题材作品的珍视程度。

袁敏很注意表现动人的细节，比如她写到自己在雪山上的体会，顺便带出红军长征时最后一次交费的故事，描写埋在雪地里牺牲的红军战士刘志高高举着的手，和手里的党证和党费，一下子就把历史和现实融合在一起。这样的细节在书中特别多，但是又非常真实，这就是小说家的才能。还有她笔下那个写诗的藏族孩子，他写的噶尔巴就是土沟，小孩子在土沟里看天。但是换了一个词，就让人觉得很神奇，好像噶尔巴



《月光妈妈》，袁敏著，江西教育出版社，2024年10月

是一个神奇的平台，是一个特殊的象征。她用孩子们的诗，把藏族小孩子的才华、诗意的敏感，还有他们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性，都很轻松地表现出来了。

由于有了月光妈妈团队，有了他们的发掘，甚至培植培养乡村孩子们的特殊才华，才有《月光妈妈》这本书里面表现的一个又一个生动的画面和生动的细节。孩子们从最初冷漠、疏离、躲闪的眼神，到最后每个人眼里都有了光，有了光就有希望，这和《月光妈妈》的主题非常一致。读作品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月光妈妈应该是两个人的化身，一个是本书作者袁敏，一个是人物原型高颖，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幻化成这一本特殊的纪实文学。高原采访的艰辛程度我深有体会，20年前，我进藏调研15天，由于严重的高原反应，我的体重减了5公斤，这15天里好像背着一个几十斤的背囊在行走。而袁敏的采访历时两年多，七次进高原，其中的艰辛、困苦不足为外人道也。

袁敏由一个文学刊物的主编和优秀的小说家，转向社会教育题材创作，这是一次华丽的转身。她的一批教育题材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多维度的视角，对于民族地区如何进行全民阅读推广工作，有相当的针对



《月光妈妈》插图

性和指导意义。教育改变人，实际上是阅读改变人的命运，从这一点来讲，这本书也符合国情、党情、社情和世情。全民阅读已经推广十年有余，我希望这本书能成为全民阅读的特殊读本，对边疆地区的孩子们产生励志作用。这本书不仅属于藏族孩子，也是跨血缘、跨民族、跨地域的大爱无疆，它属于所有人。

(作者系诗人、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协原副主席、儿童文学委员会原主任)



当地孩子们在新学校的合影

创作谈

2018年，我在《收获》推出知青专栏《兴隆公社》，其中有一篇《乡村教师》，写的是半个世纪以前北大荒农村孩子们奉献青春的一群知青教师。

文章发表后，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之后不断地有人来和我探讨乡村教师的话题，也有不少热心的读者，主动给我提供当下仍在乡村从教者的新的采访线索，还有多家出版社向我抛出了橄榄枝。

为什么一群知青教师，在偏远荒凉的北方农村开展的乡村教育，在50年以后的今天，依旧散发出不灭的光彩？为什么时代已经跨入高科技、网络化进程，中国教育各种软件和硬件设施早已今非昔比时，还会有这么多人怀念那些曾经在茅草棚和田间地头给孩子们上课的乡村教师？在中国的版图上，还有多少像当年的兴隆公社一样偏远落后地区的孩子，睁着一双双渴望读书的眼睛？那些地方的乡村教育是不是仍停滞不前？

当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时，我终于明白，从采访《乡村教师》开始，我的心就已在中国贫困落后地区千千万万孩子中间，我的目光再也无法离开中国乡村教育这块阔大深广的土地。

当年邀请我开辟专栏并亲自审阅专栏稿件的，是巴金先生的女儿、《收获》杂志原主编李小林，当我向她讲述读者关于《乡村教师》的热烈反馈时，小林很动容。她说，父亲生前一直关注中国教育，晚年更是在多篇文章中谈到中国教育。中国大量人口在乡村，中国教育的重要根基也在乡村，而现在人们更多地追逐精英教育，似乎只有不断地培养出高精尖人才，才能体现出教育的成功。当这种执念被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长奉行时，我们的教育开始渐渐偏离了教育的本质，教育的“内卷”也愈来愈盛，这是令人担忧的。

小林建议我开辟一个关注教育的专栏，写一写那些真正具有教育情怀和奉献精神，不为名利所动、不被钱财驱使，真正为中国广大乡村基础教育，为中华民族振兴的基石，奉献自己最温暖的爱心的人。

于是，2020年，我在《收获》推出了《燃灯者》专栏，写下了退休以后拒绝百万年薪，奔赴黔东南，为民族教育呕心沥血的“时代楷模”陈立群校长；写下了创建“山水田园课程”，并致力推广“家庭实验室”的“中国十大科学传播人物”陈耀老师；写下了先后在四川丹巴和青海直亥援建两所希望小学，并带领爱心团队十几年来如一日地为藏地雪域高原的孩子们奉献爱心的月光妈妈。

《燃灯者》专栏的推出，不仅收到了读者的热烈反响，也引起了出版社的关注，专栏文章先后被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签约出版。令我没有想到的是，2021年初秋，江西教育出版社的总编辑桂梅带着两位编辑专程来到我家，她们特别表达了我对书写的《燃灯者》专栏中《母羊的心》和《梦中的橄榄枝》两部作品的喜爱，以及对月光妈妈的崇敬，希望将这两部作品交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当得知这两部作品已经签约人民文学出版社时，她们在遗憾的同时，以出版人敏锐的思维和站在教育战线前沿者的角度，向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月光妈妈的教育扶贫之路走过了十几年，那些被月光妈妈的爱心温暖着的孩子如今怎么样了？能不能重返丹巴和直亥，寻访那些孩子，用他们真实的成长路线图，为读者描绘一幅教育扶贫的美好图景？

于是，我在初访丹巴和直亥多年后，一次次地踏上那两片相距遥远，却同样美丽的土地。我在寻访孩子们的过程中欣喜地看到，那些曾经露出冷漠和自卑的眼睛，如今闪烁着阳光和自信；那些曾经透出怯懦和迷茫的面容，如今洋溢着勇敢和坚定！

十几年的教育扶贫之路，弹指一挥间；月光洒落之处，处处是风景。月光下，母羊牵过一群小羊；青葱的幼苗，转眼间长成了蓬勃的大树，年复一年的心血浇灌，让根须茁壮、绿荫浓密，温暖的月光藏在绿荫的背后，眼里满含着欣慰的泪水。

我在这泪水中，走进了月光妈妈的心灵深处……

月光洒落之处，处处是风景

□袁敏

评论

眼中有自然，心中有儿童

——读马忠《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生态内涵》

□拓敬雯 李明泉

“我坐在自行车上，风像蜘蛛网一样罩住我。”“花落了，花会疼吗？”“天冷了，我想给小草盖被子！”……这些天真烂漫的语言让我们感到儿童和大自然有着本能的亲近，他们会用清澈的眼睛和明亮的心灵去感悟自然，带来诗意的惊喜。

马忠《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生态内涵》针对儿童文学，以严谨的评论态度，透视其历史，梳理其现状，揭示了儿童文学中生态意识的书写、挖掘和灵活处理的重要性。该书共分七章，以多文本的具体分析和客观犀利的解读评价，积极探讨儿童文学如何担负起保护自然的崇高使命。

启迪儿童，要从经典作品中挖掘生态文学。生态文学的内核在于生态意识，生态意识作为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观念，其突出特点在于以生态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坚持人与自然是相互平等、相互联系的整体。这样的生态意识，并非仅存在于西方的生态理论中，而是早已在我国古代儒释道思想体系中清晰显现，如“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等，都是尊重自然的生态思想。

在成熟的生态文学作品中，大自然并非只是单纯地作为背景被描写，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有生命力的主体，具备其自身特有的内容、价值和审美意义，与作品里的其他因素之间彼此联系、平等对话。建立好生态文学体系，必须注重把经典作品中的生态精神资源转化为一种批评力量，使生态内涵不断焕发绿意生机。

靠近儿童，在澄怀味象中书写生态文学。儿童在观察体悟自然时倾向于一种忘我投入、物我不分的游戏状态，会用一种最原始、最生动、最自然的情感力量去观察、思考、想象大自然，充满好奇和热爱。儿童对自然的尊重、关怀和希望的精神认知是在纯粹的感悟状态中形成的。没有亲眼见过勃勃绿意的作家，写不出好的生态文学作品，同样，没有领略过自然活力的批评家，也不能做出好的生态文学批评。既然生态文学要书写草木、展现自然，用文字来唤醒读者的生态良知，那么生态文学作家就要走出书房，带头到自

然中去，用自己的眼睛去观赏日月升降、草木虫鱼。

“眼中有自然，心中有儿童。”作家在书写针对儿童的生态文学时，要靠近和捕捉儿童在感悟自然时的所思所想，这就要求自己尽量达到一种澄怀味象的状态，像儿童感悟自然那样，全身心地去看、细嗅、触摸自然世界，忘却自我，不知不觉地与之融为一体。在这样的写作状态下完成的作品，不仅具备生态观念和生态精神，还拥有能引发儿童兴趣共鸣和审美欣赏的力量。

托举儿童，应该于知行合一中构建生态文学。儿童是人类社会的未来和希望，也是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力量。如今的孩子们生活在一片钢铁森林里，对自然的感悟并不深切。用儿童文学对他们的成长产生健康的引导，对儿童身心和民族未来的发展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如何“知”？淡化道德阐释和说教意味，关注儿童的主体性参与。写给儿童的生态文学作品中，作家要尽量退居幕后，少说教，赋予作品中的花草树木、鸟兽虫鱼以蓬勃生命力，让它们多和儿童对话和嬉戏，和儿童分享美好、倾诉悲伤。相信儿童灵敏的天性，会使他们本能地捕捉自然的信号。

如何“行”？要注重将儿童对自然的情感转化为有效的行动，作品需要具备一定的科普意识，让孩子了解自然规律；作品也需要有方法意识，以可实践的方法去教导孩子如何保护自然。儿童的感受毕竟是零散的，想象是随意的，这就要求生态文学给儿童提供美育滋养，在潜移默化中为他们植下敬畏生命、保护环境、保护地球家园的种子。作家要敢于跳出成人的固化经验，才能欣喜地跃入儿童的天地。

“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就好比一根点燃的蜡烛，照亮原本可能被遗弃的珍贵。”自然是包容万物、充满生命关怀的，作家们在创作时要主动从自然的整体利益出发，从儿童的本性出发，书写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贴近儿童生活、关注自然与儿童关系的作品，这不仅是时代的召唤，也是儿童成长的发展需求。

(拓敬雯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李明泉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动态

第四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悦享会在沪举行

11月15日，由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坚守：亲情，相伴童年成长——第四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悦享会”在上海国际童书展曹文轩馆成功举办。江苏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总编辑徐海与第四届获奖作者石若昕、常笑予、周闻悦围绕儿童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亲情书写进行深入对话。

2017年4月诞生的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奖项曹文轩儿童文学奖，已孵化出38部描

摹中国式童年、歌颂新时代发展、高扬人性真善美的精品力作，总印数逾60万册，荣获了“中国好书”、冰心儿童图书奖等国家级大奖。

曹文轩表示，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方法和手法，并不意味着只是写现实、写当下。儿童文学需要尊重、回归现实主义。他也对第四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在现实性、儿童性和艺术性等方面的表现表示肯定。

此次悦享会聚焦坚守现实主义精神对儿童文学创作的意义、儿童文学的亲情元素对于儿童教育心理发育等起到的滋养作用等议题。与会专家认为，儿童文学旨在引导孩子探索人生的奥秘和真谛，培养孩子健康的审美意识，净化孩子的心灵和情感。本届获奖作品是青年儿童文学作家们以自己的创作坚定回应现实主义精神的实践尝试。活动现场，三位获奖作者从创作实践和文本出发各抒己见，并与现场观众进行交流。

《洪汛涛文集》(第一辑)出版

“神笔马良之父”洪汛涛的理论专著《洪汛涛文集》第一辑近日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洪汛涛一生的创作总量高达500余万字，他高度重视将童话创作和童话理论紧密结合，曾表示：“我们的童话创作要总结出理论来，童话理论要来自童话创作，再进一步推动童话创作发展”。20世纪80年代，他以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和独到的理论研究见解写成50万字的理论专著《童话学》，构建起童话研究的理论体系，该书曾荣获中国首届儿童文学理论奖。

新近出版的《洪汛涛文集》(第一辑)是洪汛涛文学理论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共三卷。卷一收录了关于童话的基本理论著述以及关于台湾儿童文学研究的思考，卷二和卷三收录了多篇重要的文学评论文章，分为童话教学议评、童话序跋选辑、童话艺术思考、儿童文学散文、华文儿童文学研究和戏曲艺术欣赏等。本书展现了洪汛涛丰富的创作实践和独到的理论研究，是一套有价值的、社会效益良好的文学理论丛书。

插图欣赏



《小乙》插图，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年8月

儿童文学评论

·第582期·

